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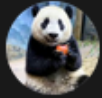
# 熊猫，黄谣和西瓜人

文/Bishop

假设你自己是一个标准的民族主义狂热爱国者，并以这样“理性”的立场来看待旅美的大熊猫：“我得知有两只被送去外国的大熊猫状态不是很好……好吧，没问题，我还是很理智而且接受了事实……”但即便如此，关于旅外大熊猫的各种令人切齿的具体想象还是不断袭来：这些熊猫吃的不是嫩竹笋；一只熊猫已经不明不白地死亡；另一只熊猫也已瘦骨嶙峋；它们被送去的地方还是美国……之后你就愤嫉而起，冒着汗，浑身颤抖着，久久再也无法恢复平静。而这便是齐泽克所说的“幻想的瘟疫”。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熊猫丫丫的螨虫眼、皮肤病等在旅美前就已经存在且系遗传病，而并非美方动物园的“虐待”造成，但是这问题早就不仅仅停留在我们熟悉的场域了，幻想的瘟疫正是这样，它并非是所谓“隐藏在主体内心深处的欲望”，而是结构性因素，正是幻想托起了意识形态大厦。



大能猫豚豚

+关注

23-3-3 18:42 发布于 上海 来自 iPad客户端

营救丫丫已经变成了一场闹剧。这是根据大熊猫谱系表统计的数据，丫丫23岁，11个兄弟姐妹全部早逝于北动，家族基因不良源于当初北动的“近亲+人工”繁殖，前7个都是近亲，丫丫是5个非近亲之一，其母亲也是北动人工授精而来。本博发过一篇与胡锦鑫教授有关的文章，关于丫丫事件的分析都写在了评论区，分享给愿意了解真相的人。

## < 1\_大熊猫建群家族-新 - 副本.xlsx

文件预览

Sheet1

Excel	D	E	F	G
112		12个子女	父亲	状况
113	乐乐 (320)	京京 (392)	良良 (323)	9岁半, 夭折
114		京秀 (411)		5岁半, 夭折
115		乐乐小子 (412)		0岁, 夭折
116		京欣 (442)		4岁半, 夭折
117		乐乐小子 (443)		0天, 夭折
118		京刚 (468)		1岁, 夭折
119		京惠 (469)		10岁半, 夭折
120		丫丫 (507)	迎迎 (369)	2000年生, 健在
121		乐乐小子 (508)		0天, 夭折
122		乐乐仔 (533)	迎迎 (369)	0天, 夭折
123		乐乐大仔 (616)	大地 (394)	0天, 夭折
124		乐乐小子 (617)		0天, 夭折
125				

@大能猫豚豚

在进行意识形态分析前，我们需要确定幻想的结构作用，这里我们以弗洛伊德小女儿吃草莓蛋糕的例子来理解这一点：小女儿想吃草莓蛋糕并非是她真的欲望着草莓蛋糕本身，而是欲望着她父母的欲望——她发现父母十分享受观看她吃草莓蛋糕的景象，而这一他者的欲求成为了欲望，她欲望着父母的欲望，于是吃蛋糕便成了幻想：她会令父母满意，成为父母欲望的客体。这种幻想是一种解答，是对欲望之谜——“别人想从我这得到什么”的回应。儿童正是这样，他无法知晓对他人而言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客体，身边人同他玩的游戏的性质到底是什么。于是在这里我们又回到了反犹主义，正如齐泽克所说：“幻想（关于犹太阴谋

的社会幻想)试图回答‘社会向我索取什么’这个问题，它试图发掘出我被迫参与的阴暗事件背后的意义。”而这样的补偿令人再不过熟悉了，从“黑人”与“鳄鱼鳝”身上我们总能发现相似的痕迹，现在在旅美熊猫的舆论环境中，幻想的瘟疫再次回归、再次传播。

这大数据，我现在打开各个社交平台都是救救“旅各地熊猫”，什么样的都有🙄包括但不限于

救救旅某熊猫，他好瘦啊被虐待，快救救他。

救救旅某熊猫，他好胖啊，肚子好大，一定很难受吧，快救救他。

救救旅某熊猫，监控里他一直没吃东西一定是病了，快救救他。

救救旅某熊猫，监控里他怎么一直在吃啊，受了多大委屈啊，快救救他。

救救旅某熊猫，视频里他怎么一动不动啊，快救救他。

救救旅某熊猫，视频里他怎么一直在溜达，出什么事了，快救救他。

救救旅某熊猫，他为什么见到饲养员就要吃的，太可怜了，快救救他。

救救旅某熊猫，他怎么会害怕饲养员，太可怜了，快救救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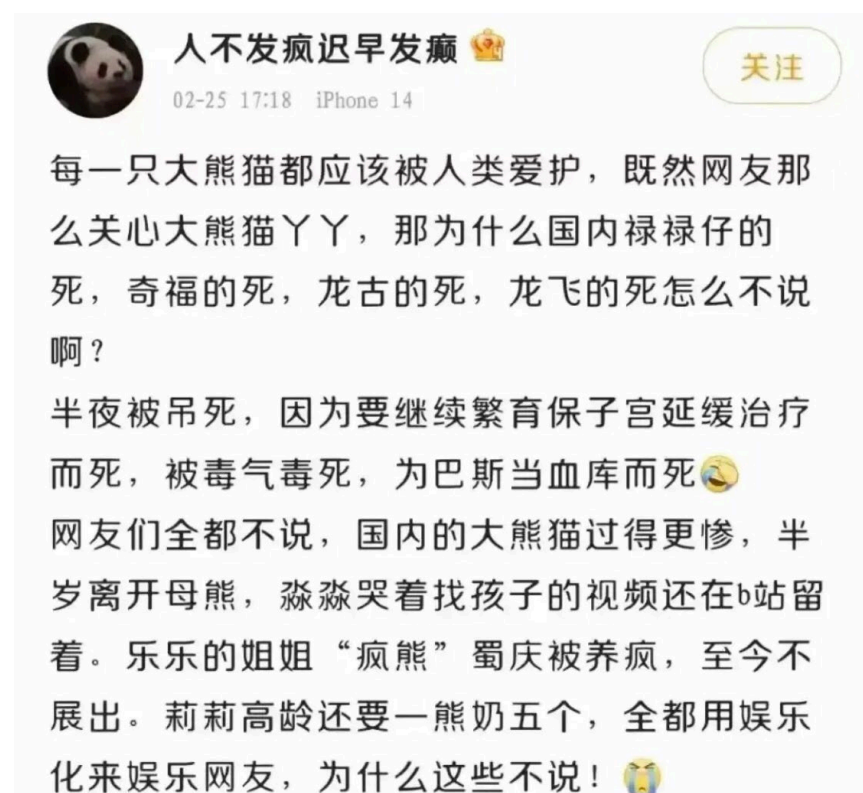
救救旅某熊猫，他怎么生了这么多孩子，成了繁殖机器，快救救她。

救救旅某熊猫，旅居这么多年他甚至没能当上一次妈妈，快救救她.....🙄

通过刚才的例子，我们可以理解到：幻想为欲望提供了坐标系，它并非是“我想吃草莓蛋糕”，因为这样的问题是在于“我怎么知道我想吃草莓蛋糕”，而这便是幻想提供给我们的，幻想教会我们如何欲望。让我们再回到极端爱国主义者的呼吁中：“接回丫丫”、“丫丫受虐了”、“丫丫沦为外国人的赚钱工具”等等，但实际上在丫丫的整个谱系中，活到现在的也只有丫丫这一只熊猫，甚至国内兄弟姐妹们的寿命甚至不如国外。你甚至能从其逻辑上看出其问题，



如果熊猫丫丫对孟菲斯动物园来说是赚钱的好工具，那为什么动物园要虐待它呢？将熊猫打扮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再展示其可爱的一面，这样不更能“招揽”那些对其无比热心的游客吗？而反观国内某些动物园的环境，真的就如同他们口中那般美妙吗？当然，这种自相矛盾在意识形态中显得无可厚非，因为这一切都指向一个小客体——美国，这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如果说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特色是将社会的对抗性内核化约为一个特殊的民族或种族，那么中国特色意识形态便是显而易见的将这种内在冲突不断外化，以至于最终外化成一种恐惧，并用儒家式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对抗这种恐惧。显然我们能从一些“往期节目”中发现某些相似要素——又大，又可怕，有入侵性——黑人，鳄鱼，美国等，这些幻想结构起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齐泽克的描述可以完美符合这一症状：“恐怖并不仅仅是被幻想屏障掩盖的无法承担的实在界，恐怖自己也能充当屏障，以其夺目的效果掩盖某种‘比恐怖更恐怖’的东西——原初空虚/冲突”，和犹太人一样，黑人，鳄鱼，美国等发挥着相似的作用：他们魔鬼般的形象起到了幻想屏障的功能，使我们避免直面真正的社会矛盾。这也与齐泽克所补充的不谋而合：“社会就是个偶然的机制，盲目地行走在自己的路途上，陷入矛盾冲突的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这才叫真正的恐怖”。



这种外化机制像极了一类病症：恐惧症。恐惧症在一开始便是无对象的焦虑，一个想法的投入引起了焦虑，而为了把握这一焦虑，前意识转而对一个替代性的想法进行投入，这一替代性的想法与前者关联，这便是反贯注。这是一个自我进行的、对焦虑的理性化产生的结果，以至于我们转而害怕替代物（客体）。而在这反贯注的过程失控时，更多的可怖客体被引入，置换上迸发出置换，以至于主体对任何能引发反贯注的客体都十分敏感，而主体所做的正是孤立那个替代性的想法，阻止它进一步发展。但问题并不在替代物上，而是在无意识层面的原初压抑中，原初压抑的产生便是需求中所异化的部分，而原初的被压抑物会吸引替代物。例如：婴儿一开始的种种需求总会通过啼哭来表达，但是被给予的只有乳房，于是对需求的表达与需求的满足间出现了断裂，原初压抑开始发生，当然，它们之间从未被满足。这像极

了社会的创伤性内核，但是它只能不断被压抑，并寻找新的替代物，于是中国特色意识形态就依靠这种恐惧症式的结构蔓生。



孟菲斯“动物园”并不只是单纯的动物园，还对“动物园”内的动物进行长期的基因🧬繁殖研究试验，对公众，丫丫、乐乐是旅美大熊猫，其实它们早已被中动协出卖给了孟菲斯“动物园”，沦为基因繁殖研究的试验动物，对公众宣称的合作项目是：大熊猫保护合作项目！丫丫、乐乐为什么会被无数次的续签、回不来？丫丫、乐乐的身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伤痕？是乐乐在二十五年期间吧被无数次强制电击取精、人为虐待造成的🏠🏠🏠罪魁祸首就是：中动协+孟菲斯“动物园”基因繁殖实验室！

29

02-08 广东

🐼梦是苏醒的阻碍

🐼@哈喽果茶

巧合的是，最近的某一个新闻也同样地位于幻想之间。某校男大学生对其同校一女同学进行恶意P图，并且将后者个人信息发布在某色情社区网站上并进行造谣。我们能用齐泽克笑话轻松地理解这一男大学生的快感如何建构的：这个笑话讲的是一个穷苦农民，他在海难中幸存，发现自己躺在沙漠荒岛上，身边躺着一个女明星。与他交欢之后，女明星问他是否满意；他的回答是还不错，不过要彻底满意的话，他还有一个小请求——她能否穿成他最好朋友的样子，穿上长裤，在脸上画点胡须？她对此大吃一惊，甚至怀疑这个农民骨子里是个性变态。他连忙宽慰她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她马上就会明白了……于是她照做了，农民走进她，用胳膊捣捣她的肋部，带着男人之间那种揶揄的笑说“你知道我刚刚遇到了什么了吗？我刚刚和一个女明星睡过！”这便是菲勒斯如何生效的，显然快感不仅仅是通过实打实的体验“做爱是多么的爽”来进行的，不然这位造黄谣的学生也不会乐此不疲的在别人脸上P上阴茎了，菲勒斯是超于你的。一方面，快感是“私人的”，是一个抵制公开揭示的内核（要是我们隐秘的快感模式、私下的抽插等等被公开暴露，那该是多么窘迫）；然而，另一方面，快感只有被大他者记录注册时，才能“算数”。所以造黄谣的男大学生才会一边在网络（公共领域）构建幻想，一边却要求别人不要公开自己的行为并称自己确实有点变态。但显然令人不安的是，他其实一点也“不变态”，他的这种令人作呕的行为恰恰位于每个正常人潜规则的一边。于是，叙述成为了最色情的场景之一。这里有更简化的版本，如果你曾听过某个自称性经验丰富的同事或者同学，生动形象地讲述他们的性经历，你便能理解这种叙述的快感。他们通过叙述确认了自己在符号网络中的位置，通过占有有一些资本（显然在这里是女性），他感受到自己在符号网络中的地位被确认，借此来享受意识形态快感。难道这位大学生不是这样吗？他甚至还“贴心地”为我们做了注释——花大量篇幅来造黄谣，正是这种叙述作为幻想结构了快感，尽管现实中那个女生完全不是这样，但是幻想已经结构好了欲望。我们甚至能发现小粉红和其孟菲斯动物园的结构与造谣男和其女大学生黄谣的结构是十分相似的，因为一方

位于欲望，另一方无论事实如何，则被幻想所结构于小客体。显然这种叙述总是需要第三者的在场，因为菲勒斯总是外在的，这正是阉割的维度——你与赋予你力量的东西之间存在着最基本的鸿沟。为了行使这种外在的权利，你总是要接受异化（编造一个假身份，再造一个黄谣）。如果说旅美熊猫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那么大学生造黄谣显然是中国特色的“内在违越”——“我知道我们表面上必须男女平等，但实际上咱们都知道该怎么做。”



相对于公开的法律，潜规则更具有违越性和更高的强制性，每当主体接触到矛盾点时，他会被要求完全出于“自己的选择”，“自由地”接受强加于他的一切（必须爱祖国，爱父母等）。这一矛盾也就是“自由选择”是必须被接受的，也就是假装选择是自由的，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根本没有什么自由。这也是为何这名大学生造同学黄谣这一事件会引起公愤的原因，因为这种潜规则是不可言说的，当然，真正让公众感到不安的不是这种“赛博猥亵”本身，而是它被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中，后果显然是灾难性的，就像《皇帝的新衣》中那个最后指出皇帝一丝不挂的小孩所带来的效果一般。有趣的是，矛盾总是不可避免的又从外部回到内部，似乎在暗示这里本来就存在着最基本的分裂，于是我们又不得不回到“男女的分裂”这种早已司空见惯的话题上。





在儿童最开始产生性化的时候，就已经标记了男女的分裂。我们首先要明白，阉割不一定非要是符号意义上的，或是实质上的，例如通过割掉头发或者割礼来暗示阉割等。在儿童时期，显然更多的方法是通过虚拟概念——阉割威胁。“如果你处于阉割的威胁之中，你会表现的像要避免真正的阉割一样，你时时刻刻提心吊胆，你得放弃某个X等等，这意味着阉割作为一种从未意识到的虚拟威胁，已经深深地影响并改变了你的行为，这将是一种象征性阉割的构想，尽管它只是一个虚拟的威胁，但它已经产生了实际的影响。”——齐泽克。就像符号秩序教导男孩子“不得露阴”一样，而这一禁令本身就已经在男孩那里产生了害怕被阉割的恐惧。“母亲不让我露阴是因为她喜欢我，父亲不让我露阴是因为他嫉妒我”，“父亲凭什么禁止我和母亲一起睡，我也有和他一样的东西”，于是菲勒斯转移至更大的父亲，“父亲虽然是骗我的，但是他背后庞大的符号秩序是真的，菲勒斯在大他者那里”。至此男孩真的被符号学阉割了，这样的结果便是他的享乐途径被阉割，他只能以两种特定方式获取快感，一种是凝视女性的身体，另一种是对菲勒斯的崇拜。显然，在大学生造黄谣这一案例中，女体崇拜占据了第一层，但更多的是菲勒斯崇拜，他甚至已经将菲勒斯的图像P在别人脸上了，似乎这种将一个女性污蔑成他幻想中的图景维护了某种不可言说的准则。女孩则在其中受到了加倍的阉割，“不得露阴”的禁令要求女孩给出她们没有的东西，此时女孩便体验到菲勒斯的虚无，于是她们得知自己身上不存在，便开始误认这个客体在别人那里存在——误认男性那里存在菲勒斯。所以菲勒斯无法对女性的快感进行垄断，并且在女性视角下万物被性化，她们能从万物获得快感。对她们而言什么都可以是“绝绝子”的，而男性会对女性这种能从万物中享乐的能力产生嫉妒，并把这种原因归结为菲勒斯。



于是我们看到了两坨答辩的二分：一边是西瓜上长个人脸，一边是将人脸变形为说的道理。前者是被男性共同体所唾弃为纯纯低能的，因为西瓜上加人脸完全是莫名其妙，西瓜是再普通不过的客体，在上面加上抽象的人类五官无法令男性获得任何快感，但女性可以从其任何地方享乐。反观说的道理，它是将英雄联盟的前职业选手电棍的脸部进行跨纬度扭曲抽象化的产物，将他的脸变形成一种可笑的形状显然可以满足菲勒斯崇拜的认同。“小仙女”特效的性质在于它可以用在任何寻常客体上，我们看到在短视频平台上有着多种多样的水果特效以及大量的搞笑滤镜。而说的道理的重点在于变形，由崇高客体变形而来的“粪便”显然具有意识形态快感。此时的电棍愈发地像一个父亲，同那时儿童认同父亲背后的秩序一样，说的道理这种恶搞也是相似的阐释：我不认同父亲，但他背后的符号秩序是正确的（我不认同电棍，但玩电棍梗这个大环境是值得享乐的）。小仙女与蛆蛹的二分便从两坨粪便上显现，二者所具有的同一体性也绝非偶然。难道饭圈的仙女大张旗鼓地盲目崇拜与贴吧中对凝视女体烂梗的大肆鼓吹没有相同的臭味吗？这正是我们潜规则所默认的分裂，分裂的两端都处于幻想的同一体。这两种答辩在双方看来都带有些许的嘲弄与讽刺，终于在一定的压抑之后，我们开始彻底享受粪便。就如同儿童在父母的勒令后学会了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才能排泄一般，我们也享受着肛欲期的快感，粪便本身作为压抑后的成果（家长会夸赞孩子忍住并不随地大小便）也充满了快感。而我们所期待的讽刺与嘲弄早已作为结构性因素为意识形态幻象



的形成打下根基。于是我们都成为了那个齐泽克笑话中的农夫：一个农夫和他的妻子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一个骑马的蒙古族战士停来说道“我要强奸你的妻子，并且在我强奸你的妻子的时候，你要托起我的蛋蛋，别让它们沾上灰了。”当强奸结束，蒙古骑兵走了，农夫哈哈大笑，手舞足蹈，他的妻子说“你怎么可以笑的这么开心，我刚刚被残暴的强奸！”然后农夫得意的回答“但是我让他的蛋蛋沾满了灰！”这些幻想难道不是一样吗，我们只是让主人的“蛋蛋”沾满了灰，但恰恰是这种愚弄主人的快感确保了仆从服从主人。我们真正要做的应该是切掉他的蛋蛋，而不是仅仅弄脏它。于是在这种幻想的框架中，我们用答辩来制作皮影戏，凭借这一形式，我们试图用皮影戏节目中的讽刺内容来给统治者的蛋蛋“撒上一点灰”，这的确是一种尝试，但是它仍然停留在幻想的场域，和熊猫与鳄鱼鱗作为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不同，西瓜人与说的道理位于粪便的一边，它代表着压抑作用的发生。于是我们又回到那不断撕裂的场域——后现代主体的维度：一边是欲望/法则、维持沟壑的伦理，另一边是在原质中致命/自杀式的沉浸。

